

兒來。他偏向銅鑷子裏拿起那把尖刀，右手四指攏定了刀子的掩心，先把右胳膊往後一掣，豎起左手大指來，按了安公子的心窩兒。可憐！公子此時早已魂散魄飛，雙眼緊閉！

那兇僧攏準了地方兒，從胳膊肘兒往前一用勁，對着公子的心窩兒刺來：只聽「撲！愛呀！咕咚！噹唧唧！」三個人裏頭先倒了一個。這正是：

雀捕螳螂人捕雀，暗送無常死不知。
（兒女英雄傳第五回）

究竟是什麼人倒了？安公子嗎？我們「且看下回分解」。

現在我們新小說家在這個小說的基本方面——說故事，似乎比不過寫舊小說的人。寫舊小說的人總把握住這點，所以他寫的小說不論如何之糟，總是可以引讀者讀下去。近二十年來寫舊小說最成功的張恨水固然不必說，就是遠遜於張恨水等而下之的作家也有他的讀者，正是這個緣故。新小說家往往缺乏小說家的這個基本的德性——說故事的能力。他往往不知道如何構造一個故事，如何安排它，因此他的作品有時不免顯出虛弱癱瘓。

蘇曼殊詩

蘇曼殊詩，「白水青山未盡思，人間天上雨霏微，銷魂細雨紅泥寺，不見僧歸見燕歸。」世人咸爲嘆賞。唯據堅瓠乙集載，唐崔魯華清宮詩，其三曰，「珠簾一閉朝元閣，不見人歸見燕歸。」第三句句法相似，第四句全同，只差一字耳。

